



送鄭聖與遊關里序

東南慷慨士大夫異時局於地狹不得遠游以爲恨自中原道開游者響奔影赴惟恐居後然皆不能無所健美未  
有無求於人而往者也余惟見吾里中僧六七輩相結約  
徒步禮五臺天台一黃冠思慕嵩高緱嶺踊躍既至其地  
而歸皆倏然以道自重問以所遇城郭富貴王公大人如  
目未嘗見蓋其心不在是也先師仲尼之闕里在東魯今  
爲兗州繇吳越計之不過三千里而近而人未有慕而游  
焉何耶不爲儒者姑所未論爲儒者平居高談自命動以  
孔氏徒相緣飾或至詆浮屠老子二家如仇如不足與吾  
抗而爲智反出其下長纓華組雕鞍輕轂憧憧於燕趙宋

魏之郊。又益外而遠之。踰萬里。不憚。而其師之居。在三千里之魯。則不暇。至豈果力不暇哉。以所爲從事於游者。有求於燕趙宋魏之外。而無求於魯故也。江東之貴溪。有鄭君聖。與名沂。獨毅然勇往。余甚異而嘉之。客有靳余曰。子以爲聖與之游。理所必應然乎。夫今之爲魯者。非昔日之爲魯者也。昔之魯也。以夫子之教止行於一邦。今夫子之書徧天下。而郡國所在。得設廟學。建像祠。則往往皆闕里也。而子何魯之拘乎。且士患不學。孔氏不患不能游魯。余曰。茲說是也。而懼愈爲游。嵩高五臺者。笑也。古之君子。其身存而人爲之式。其閭表其鄉。沒而百世猶祭其社。禮其丘壠。甚者愛其所經歷。山川草木何也。爲風聲德義。有以芘存於人。而不可忘耳。夫子之道。芘我如天地。存我如父母。其甚盛美。非獨余不能言。而窮天下之辨博者。亦未能爲之辭也。而諸人欲忘之乎。苟諸人之不能忘。則聖與之游。爲在所取矣。聖與名在天官之板。他日戴星重趂。以求速化。乃方徘徊。蹙縮爲人之所不及。是尤可嘉也。

送張叔夏西游序

玉田張叔夏與余初相逢錢塘西湖上翩翩然飄阿錫之  
衣乘織離之馬於是風神散朗自以爲承平故家貴游少  
年不翅也垂及強仕喪其行資則既牢落偃蹇嘗以藝北  
遊不遇失意亟亟南歸愈不遇猶家錢塘十年久之又去  
東游山陰四明天台問若少遇者旣又棄之西歸於是余  
周流授徒適與相值問叔夏何以去來道途若是不憚煩  
耶叔夏曰不然吾之來本投所賢賢者貧依所知知者死  
雖少有遇而無以寧吾居吾不得已違之吾豈樂爲此哉  
語竟意色不能無沮然少焉飲酣氣張取平生所自爲樂  
府詞自歌之噫嗚宛抑流麗清暢不惟高情曠度不可褻

企而一時聽之亦能令人忘去窮達得喪所在蓋錢塘故  
多大人長者叔夏之先世高曾祖父皆鐘鳴鼎食江湖高  
才詞客姜夔堯章孫季蕃花翁之徒往往出入館穀其門  
千金之裝列駟之聘談笑得之不以爲異迨其途窮境變  
則亦以望於他人而不知正復堯章花翁尚存今誰知之  
而誰暇能念之者嗟乎士固復有家世材華如叔夏而窮  
甚於此者乎六月初吉輕行過門云將改游吳公子季札  
春申君之鄉而求其人焉余曰唯唯因次第其辭以爲別

### 送鄧善之序

大德戊戌春巴西鄧善之以材名被徵將祇役於京師於  
是甘泉近臣乘纒而致詞瀛洲仙官揚鑣而先途友朋星  
羅從徒蟻奔扳末光附餘聲之士餞善之於郊者退而無  
不頌善之於家曰嘻乎偉哉善之其果能去此而行其志  
也乎哉方善之清修苦學於隱約之中蓬門緼袍筆硯爾  
汝顧單力不可與饑凍抗則日與其徒歌吟古聖賢之說  
以自壯至於寒巖永夜聲出風雨赤日流汗而挾書不知  
此其堅忍強志欲何爲耶當是時有無故而與之千金度  
善之能辭卒然而加之連城列乘之貴較其樂亦未易以  
彼而易此也及乎名成行孚高臥而車馬愈喧無求而羔

雁自至然後岸幘迎謁深衣拜聘其一時風規器量雍容  
談笑之際度越諸人何止萬萬而豈一朝一夕能偶然哉  
雖然善之之志初不止此也今夫人之於飲也有飲水而  
樂者有飲茗而樂者有飲酒而樂者有俱不飲者不飲者  
則過矣強飲水者以茗有不能如飲水之安也強飲茗者  
以酒則往往沉湎醉極而亂習熟之久蓋初有不堪升勺  
而終也能至於斗石何也彼其初自不知其樂之至此也  
善之前日之隱約也是安於飲水之類也榮途方開紛華  
嗜慾可以醉人之具不一惟無使之沉湎斗石而亂也哉  
古之論人也自弱冠而強以至於老老之爲言考也成也  
他日善之取通使上大夫執珪結綬而歸而余野人也將

賀善之之成而因以考焉三月朔日剡源戴表元序

氣約徒似昌黎序

送曹士弘序

歲壬戌余初游武林識廬陵歐陽公權先生於秘書之署其人清純簡重雖居蓬萊道山間而布袍蔬食之氣鬱鬱然見於眉睫余時年少自銜飾每從其所歸未嘗不發慙面汗也以杭學博士弟子識拜劉先生會孟會孟亦居廬陵其人亦英爽峭邁下筆造次數千言不休而躡之無復近世軌迹至於清談滑稽四面鋒接一時聽之畧與李謫仙人何遠然舉足不忘歐陽先生十有八九語稱吾師當是時歐陽先生以迂廢高臥里巷不出余受劉公之愛於文字間特厚未幾劉公亦歸而余年長四方之游從日以汎濫其士大夫自廬陵來而喜與余交者則以二先生之

故也。最後入太學。太學之徒廬陵爲多。余一一皆識之。大抵其人之恢中強項敦志業而好潔修者。歐陽公之教也。其人之英資高裁多風聲而精體要者。劉公之法也。顧嘗數數爲曹君學可商論。及此學可曰。子似未足以知吾州鄉俗之美也。子之稱於吾州二先生。猶以其名。若吾父兄之在吾州而不獲乎其名者。子安得而知之。余聞其言。殊自悔以爲稍久。必當有以滿吾志與學可。別三十年。余遂窮老不可出戶聞學可死亦久矣。而始識其兄子士弘。士弘者於其鄉之文獻靡不聞於其家之行能靡不習。余于是不獨知士弘。又因知士弘之父在其州。卽吾學可所謂不獲乎其名而人不得知之者也。於戲誠美哉。己亥三月。

士弘揖選省戶下。倦游將西。須一言以處別。余自顧無以振激士弘而盛意不可虛辱。獨叙平生不得於君家父兄師友者。還以諗於士弘。詩不云乎。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士弘盍歸而自樂其樹檀乎哉。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古之人有視其世爲不足居而忘之者其次有忘其鄉其次有忘其家其次有忘其身其達之有大小故其忘之有輕重固也夫物莫著乎天地之運事莫甚乎古今之變今有人言山川之崩竭日月五星之運蝕生人以來爲衣冠爲血肉爲君臣爲鬼蜮興廢治亂之故往往嘗試而道之人亦嘗試而聽之有人曰我能蹈死如蹈生受危如受秦聽者必曰是怪人也有人曰我能捐貨財遠妻子離鄉去土而不戚聽者必曰非人情也是何達於大而不達於小忘於重而不忘於輕歟蓋推其遠者易爲理處其近者難爲情也余於趙侯學古之歸於永嘉也尤有以動余心趙

侯生於神明之胄長於貴戚之里策名四十年不求人知  
白首下邑仕違其時不矯不阿陳力遂去嘗窺其爲人殆  
非有意於斯世者客食特久悵悵然無所歸問南東行者  
知故廬先墓獨無恙而父兄弟盡矣輒仰天發泣不自  
禁一日修羸滕約敝篋戒陋車弱僕告行於邑中三四儒  
者噫嗚唏噓悲動路人嗟乎趙侯人生離合之懷他時嘗  
有如此者乎余家世剡人幸既得一區於剡源之上筋骸  
方強法當傭耕以供三老人養具語不云乎人窮則反本  
勢使然也趙侯之鄉不得在永嘉而以永嘉爲歸亦值其  
窮者宦學可息合并無期趙侯歸而自愛強志以光晚景  
所謂不忘其身者非全之之謂也力業以訓子孫所謂不

忘其家者非私之之謂也敦義以厚風俗所謂不忘其鄉  
者非客之之謂也雖然趙侯行矣遡侯之心其不可得而  
忘者寧惟是三者而已三者不忘而曰能忘其大者是能  
忘於言而已苟可得而忘於言雖是三者亦可忘也於是  
諸公載酒餞諸邑南門而余爲之序

趙侯字子玉好田畝家上其威慨力何如老志特鳴咽  
如憶昔

送甘老秀才序

人幸而得至於老又不幸老而窮此人情之所矜而不敢  
恣然者也故先王之時於其老也有祿與位者尊而優之  
無祿與位而窮者存而賙之然其人必皆有以自重大之  
典籍辭令必有可以備諮訪次之詩書學問必有可以教  
導其鄉里子弟惟孤窮廢疾無所依賴然後始仰食於有  
司而盡其齒然亦未嘗使之生缺其養而死失其歸也後  
世籍無齊民人一老而窮則爲人所賤而老者亦氣昏志  
阻不敢與強壯齒儒窮尤甚余來上饒之明年有池陽甘  
中立以行卷謁余於學宮卽之貌枯而行腴學專而思宏  
與之談於易書以來程邵二家先後天之義涉獵貫穿於

蒼頡以來字畫形聲之清濁輕重推索邃密蓋江東之衣冠盛時一種高人奇士之所傳授中立嘗私淑得之而徜徉山林棄鄙科目其動心忍性之日亦已久矣自余之同業若所嘗還往皆敬中立而無以療其窮中立浩然且將入閩余評中立非氣昏志阻者聞多故家去中都進趨之途遠至必有學徒築館重幣而相迎於武夷雲谷之上益養聲實樹門戶俟著書成藏之名山傳之其徒視世間虛有祿位而期頤婆娑黃金輿馬淹淹日暮無一名可論者相去豈不遠甚哉

贈談星者謝生序

余十八九時游杭杭故多技術家其用星曆躔度去來逆順言人灾祥貴賤以邀名逐利者甚衆大抵重簾複肆業愈售則愈貴重有不可褻有歐陽可山栖栖自江西來白晝侍官墉設案席夜卽篝燈露談市中余間往聽之術與衆星翁異往往雜取五行生尅制化之說士大夫旣相駭惑而衆星翁亦共排斥之以爲何必乃爾可山翁曰我術誠不欲強人然不出三十年必當如我說也余游戲猶記其語越十年去杭又二十年再過之舊所接識人物一一無復存者况於可山之徒復何從物色於是後一輩談星家無高下例以五行生尅制化爲斷如兵法吏律從之則

合於筭違之則謬於測雖不識可山翁者靡不悉然余驚  
嘆錯愕竟不知可山翁之語何以如此驗也東山謝生亦  
學可山翁之術加精審初聽似任心輒發及揣摩其禍後  
當如彼其福後當如此無不應其屢寫所經裹囊握券以  
候之叩門恐後噫可異哉謝生之父與余爲兄弟本  
業儒儒無所售而出於此其意若以余爲覆車之戒獨感  
可山翁之自信不以勞窶廢阻卒能使人尊用其道不疑  
非近於古之身死言立者耶而吾黨何爲乃獨不然因爲  
遂書所見勵生且以自勵云

送子儀上人北游序

自中州文軌道通而東南巖岷島客無不有彈冠濯纓之  
想彼誠鬱積久而欲肆其揚揚者也然皆不能無所誘焉  
其無誘者雖使周穆之御談廣莫於前楚國之卿夸俊靡  
於後聽之寂如也故余窮居二紀以來多喜與山林世外  
若爲浮屠氏之學者相往還以爲樂庚子之春有越僧子  
儀者訪余錢塘吳山授徒之舍貌甚慈辭甚文氣甚肅曰  
吾將北游余聞而異之儀公曰君勿異也吾之遊無所願  
於彼蓋吾居越吾於世泊然草衣木食而已矣長能游游  
南天竺視南天竺猶越也久而得一剎餘姚山中初至之  
日山焦然爲之五年而山庶然然吾視之猶南天竺也徒

餘姚得天台之瀑布瀑布吾所未狎吾視之亦不過如餘  
姚山中耳顧爲瀑布則有瀑布事瀑布有當北游者吾以  
爲如瀑布游且吾聞薊丘之陰涿水之陽有五臺焉因得  
一寄目以攄吾懷則亦幸甚而吾何知所誘而君復何所  
見而異乎於是余爲之懍恍自失不獨悔言之淺且益信  
夫。世。外。自。有。所。謂。曠。達。知。道。之。士。而。真。不。在。深。藏。固。閉。以  
爲。高。也。於。其。行。書。之。以。爲。序。

朱尉開伯求葬親費序

朱開伯承孫在吾鄉爲故家子孫人無知者已已之歲表  
元入館下同業生以其居於鄞也往往問識朱開伯乎則  
對曰不識每問皆然其知者諱之曰開伯學行在其先出  
宦不相接其少年者見輒啞然而笑表元然後始愧赧羞  
伏知其學之陋也蓋開伯之先世居桐鄉西漢時名邑者  
爲吏而有德於民遂家焉曰後世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  
民者也歷千年世緒不墜建炎之亂衣冠播越始有散而  
入浙者而紫微公新仲遂爲鄞人紫微公文章道德載在  
宇內聞公之風猶師慕之况其辱居吾鄉乎吾之愛其人  
也及其胥及其樹及其屋烏况其子孫乎表元旣感於同

業之言求交開伯甚浹時時從開伯誦家世所聞皆浙中  
士大夫之未言者其淵源本末可考不誣獨以父兄樸學  
不肯隨時作纖巧語故短於爭名他人或鮮知之雖然其  
家世則容有知之者矣表元得一官則失仕開伯亦抱會  
稽之牒而居惘惘焉窮相似也丙子之禍表元扶三老人  
走三州五縣犯死道數十越多年賴一親戚物色得之天  
台中援之歸鄞久之益困謀居浙河之西又不可則遷  
而歸烏石又謀還剡以開伯之舊也往別之及門見開伯  
方儼然負其齊衰經失聲而哭其母卻立俟其氣定問之  
開伯咽而言狀旣而曰吾門不開三日矣誰爲吾來者問  
能斂乎曰幸斂矣問能葬乎曰吾無資也而何以葬問有

以殯乎曰吾哭於斯非吾居也而何以殯問有爲子之喪  
者乎曰吾鮮兄弟也而孰爲之喪問有賻乎曰吾羈旅之  
人也而孰爲之賻表元聞其言持其手泣益悲之曰若是  
固朋友之職也爲之畱行而圖之爲之經紀爲之告於人  
而人不知戚也返而告之曰是表元之未至也天下之物  
苟以其力致之者無不獲也天下之事苟以其誠持之者  
無不集也天下之人苟以其已動之者無不應也今夫端  
居而簡重守讓道而不求者士之節也不愛其身嚴其親  
之終力盡而繼之以死者孝子之義也昔者子之先之居  
於斯也有其故矣則亦惟我禮義之邦有周於德而恤人  
之不獲者故輕千里而長其遺息於此今其車蓋過子之

門者其先人皆紫微公故所等夷者也且子惟不願知於  
人人則何自知之今有所居而求焉而有謂不知子也者  
知子而不能免于於不孝也禮義之責有所歸矣開伯曰  
吾心惻惻然安能爲之辭於是退而次第之且係其私於  
開伯者以爲之序

送鉛山王亦詵歸鄉序

物之能爲其類之宗者必異世言鳳飛而羣鳥從之以萬  
數世固未有識鳳而見其飛者也誠使世之人嘗見有異  
鳥而其羣萬數從之則豈不駭眩而異之也故其名可聞  
而其身不可見不然方見異於人之不暇而何以能爲宗  
庚午歲揚子江漁人網江得一龜長一尋積之以進蓄水  
聚小魚千百積中魚湊集龜口旁若拱伏聽令不敢言兒  
童強徙魚置遠處終湊集拱伏如初禹貢荊州九江納錫  
大龜以其地考之良近然注家說大龜纔尺有二寸雖古  
人亦未嘗見大龜如所遇於漁人之積者也以龜之易獲  
不可見則其不足以識鳳固宐孔孟荀韓之於儒其當爲



宗何以異於龜與鳳。然方其存時，從夫子而游者，夫來之  
大畧不過三千人。孟荀加少，韓之門不叛去，僅六七。惟其  
久也，人始聞風而宗之。此一聖三賢，豈翹翹然欲見異以  
取眩駭於天下之耳目，直不忍孤守已道，推而同諸人耳。  
而奈之何，人不可得而同也。鄉愿流俗，楊朱墨翟，釋老之  
同，烏鳶蛇蚓之同也。羣然而飛，羣然而游，又羣然而止，而  
已矣。余初學儒時，見世之慕利達者，宗科舉，科舉初罷，慕  
名高者，宗隱逸，隱逸之視科舉，有間也。當是時，猶各有大  
儒遺老，有名實者爲之宗。學者賴以不散，歲月推遷，心志  
變化，昔之爲宗者，且將銷鑠就盡，而士漸不知其宗。吾爲  
吾道，吾類懼焉。鉛山王亦詵遠學於余，期月歸省，親請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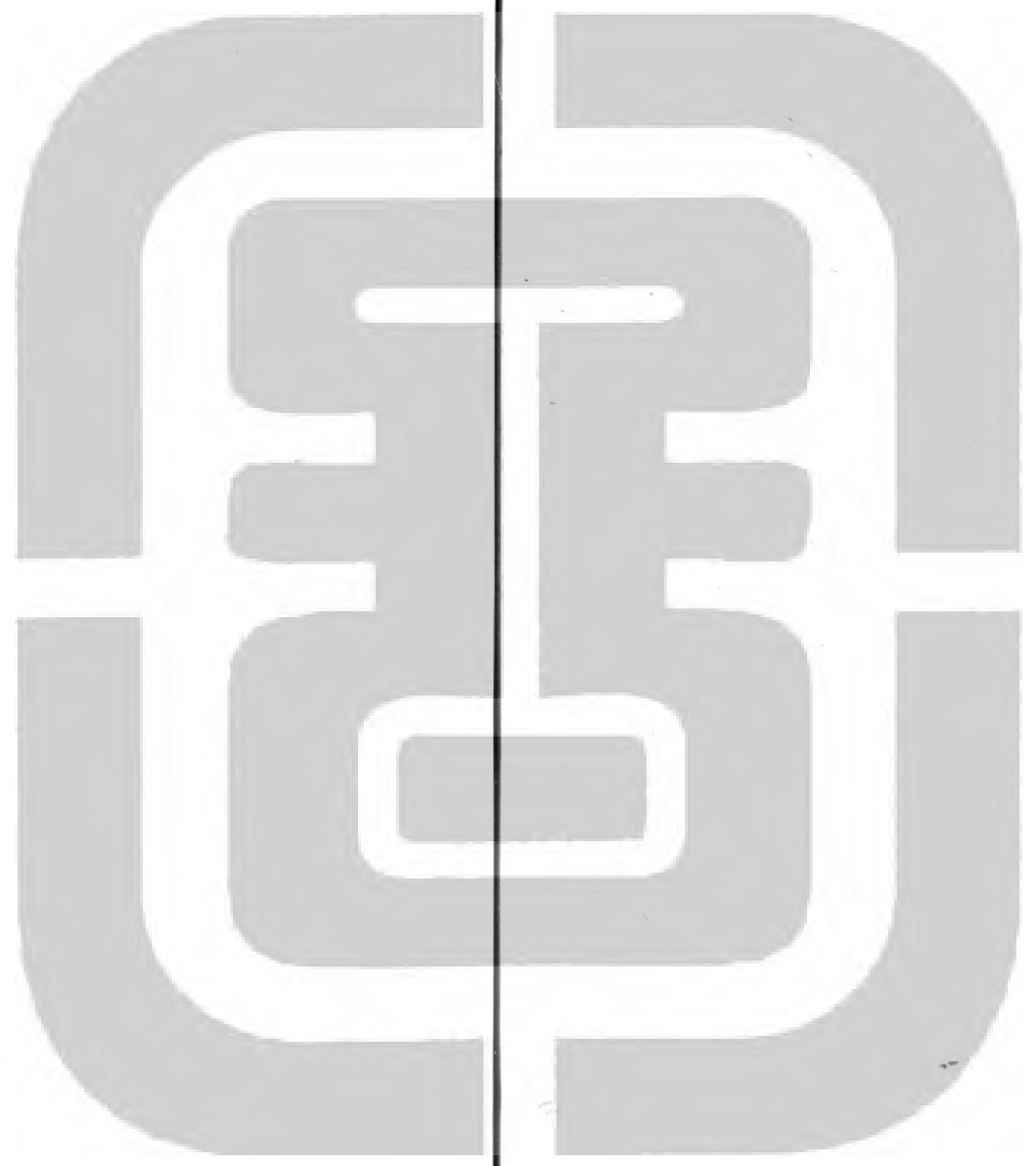
余書此說遺之。余友李君明通釋褐大學第一，清修博學，  
高文章，亦詵之鄉之龜鳳也。亦因以諗之。何如。大德乙亥  
歲十月望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送謝仲潛序

始余以文學掾游金陵時年纔三十爾性喜攻古文辭每  
出一義策諸生以觀其能占對與否而鼓舞抑揚之同時  
執簡數百人有謝仲潛嘗在鼎甲中余愛其材而未嘗不  
期其成也別去二十有五年余寄食錢塘市舍授徒于是  
耳目疲耗心膽銷怯值稠人廣席談辯縱橫輒畏縮如不  
勝况有所挾乎外者尤不敢仰首視乃聞有吳江教官能  
禮貌舊老自民伍起余太學周孔明於庠校間待以賓客  
不用官府法爲之喜甚己亥秋八月吳江教官考滿以謁  
來見余余延坐問之蓋仲潛也曰自契濶來一日不廢學  
然益更事諸變故寒漂暑燠較前爲諸生時意氣亦不復

有其俛仰升斗之祿直欲少避嗇夫亭長訶辱耳故邂逅  
冠服與我相類者亦稍稍有志扶持之嗟乎仲潛乎始余  
愛仲潛尚不過相期文墨几案間事繇今想之科舉子畧  
有器業者之所能辦不見二十五年乃能涵養成就至此  
充仲潛之志所欲爲與儒者之職所當爲世上何有紀極  
而紛紛乎孰非與吾同類者同是人也居是世也而儒冠  
儒服者吾師友類也吾優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  
冠儒服而其名德可以臨接我者吾父兄類也吾周之居  
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而其年輩推讓於我者  
吾子弟類也吾柔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  
且不可皆與父兄子弟類也而不幸饑渴寒暑之情若待

我而獲者吾比鄰里巷知識類也吾憂之居也則曰吾必  
有以爲之教也行也則曰吾必有以爲之政也嗟乎仲潛  
乎儒者區區之一身而何以當衆人紛紛之求乎古法四  
十而祿五十而爵年愈高仕愈貴者人之望之愈詳顧余  
之賤且衰已非世所齒及幸嘗愛仲潛而期之而仲潛亦  
幸不負余之知也故於其去吳江而將受民社之寄且將  
進備乎郎大夫論議之選也而望之以詳焉仲潛愈思充  
其類而盡其職也乎哉是歲大德三年季秋朔日前進士  
劄源戴表元帥初序



新編  
文庫

卷之三

三

